

那間西廂房 ■ 謝瑜

瀛苑副刊

編按：本文作者為大陸人士，本身從事教職，年初來台參與學術研討，曾閱本報，興投稿之念，本報擇其一刊登，以饗讀者。

每當夜雨敲打窗外的桂樹葉時，我就想起那間西廂房。

那時，東廂房外間有灶，裡間是我的臥室兼書房。才住進來幾天，就有人來打探對面的西廂房。來人是一對姊妹，邊打探，邊說笑，銀鈴般的笑聲，給這座破落的狀元府平添了幾分生機。

她搬家那天，比我搬來時熱鬧多了。破落狀元府中的十幾戶女人和小孩，把大廳擠滿了。我就是在這擁擠不堪的大廳中第一次看到她，兩人相視，卻都呆住了，連嘈雜的喧鬧聲也凝固了。片刻的靜寂，被爆發出的笑聲打破了。我趕快逃走，她似乎還呆在那兒。

白天，幾乎看不見她。後來才知道，她刷洗都在她的一個親戚家中。到了晚上八點多，她才的姍姍到來。那些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的山裡人，丟給她的是陣陣的鼾聲。不過，東廂房的書桌上，總有一盞燈在迎接她。我就在這時讀完普希金、海涅、雪萊、歌德……，但那時，我們都高高地昂著頭，從不講語的。

後來，她回來的那條長巷，大約是六點鐘吧。我們總是在也
大門外，那兩個詞。

她第一次到東廂房來，是一借書。她瞪著我，先亮的地之：幼績的。
我喜不歡這？稱呼有話的也。說奇善。她魯說禁麼主意。
真們第一喜不歡這？稱呼有話的也。說奇善。她魯說禁麼主意。
就孩？但喜的。

是熱，那是一個月後綿綿細雨到凌晨一點鐘的秋夜，乍冷
還無意。從此更俏。

她走了，是趁我不在家時突然離去的。

她為想最後見我一面，在西廂房中一拖再拖，臉上含笑
，心中流淚，一個鄰居說：她一步三回頭，哭了。

那夜，我躺在東廂房中，聽著一夜未停的秋雨，滴答滴答
... ..

2010/09/27